

以樹之名

專題撰述 ■ 郭世明

不信東風喚不回

以前，開門，就可以見山，因為山和看山的你之間，沒有遮蔽，所以「遠山含笑」是不移的事實。曾幾何時，「我見青山多嫵媚」竟成了奢侈的想望？

過度開發下，人類衣食是無缺了，而綠色山脈，反因濫墾濫伐而遠去了影蹤。以致理應自然的「大自然」，反被「圈養」於所謂公園，及一切「類公園」的人工造景裡；「悠然見南山」不再是隱喻，而是下一代人無以為繼的遐思。如何自救於「文明」，如何收復心靈的失土，成了「生於斯、長於斯」者共同的責任。

本期專題裡，我們收錄多則有心人的故事，其中有專業，也有業餘人士，共同的是他們都有過「混水摸魚」的童年。水有多清，魚知道，天有多藍，風知道，這一票不退的老頑童，不避辛勞，孜孜為春回大地而奮其餘勇。「吃水果，拜樹頭」是他們一致的信念，這些綠色戰士無疑正為我們「生公說法」，而頑石如你我者，只要有一個人「點頭」，他們的苦幹就沒有白費了，願這一切薪傳的，不只「形而上」的綠意，更有「心淨則國土淨」的萬古不變法則。



樹·茶樹·古茶樹

西雙版納普洱茶 美麗傳說心綠地

圖■里仁公司、雨林古茶坊提供

柴米油鹽醬醋茶

當 星巴克還沒有像雨後春筍，紛紛占據你我的視野以前，茶是不論家庭貧富，開門必備的要事之一。若更有甘泉一泓、知己三五、新茶半甌，再加上瀟瀟雨歇，則飲茶，就幾乎走入文學的境界了。

說到茶，一般人很難和「樹」聯想，



印象中的茶園，都是矮矮的灌木叢，成行成列，綿延於高低起伏的丘陵上，可能是栽培與馴化的結果。其實，古早原



西雙版納

西雙版納，位於雲南省西南端，是中國少數有著熱帶雨林的一塊寶地。由於氣候溫暖溼潤，四季常青，「常夏無冬，一雨成秋」，因此被稱為「沒有冬天的樂土」。

「西雙」當地的傣語是「十二」的意思，「版」是「千」，「納」是一種田賦單位，「版納」指的是比縣小一點的行政區域，因此「西雙版納」代表的涵義為「十二個行政區」。西雙版納在古代傣語叫做「猛巴拉娜西」，是「理想而神奇的樂土」之意。它與寮國、緬甸相連，鄰近泰國與越南，居民受地域影響，多信仰小乘佛教。

中國在當地設立了唯一的熱帶雨林自然保護區。保護區內有七十萬畝保存完整的原始森林，植物種類多達二萬多種，包括熱帶植物、食用植物、野生水果等，甚至有幾百年的古茶樹。西雙版納境內六大茶山所產的普洱茶，遠近馳名，自明清時期便是中國古代茶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。

此外，蓊鬱的森林為各種野生動物提供了最佳的活動空間，珍禽異獸集聚其中，以亞洲象、犀鳥及孔雀為代表。所以西雙版納不但是「植物王國」，也是「動物王國」。

除了生態資源豐富，這裡少數民族風情同樣舉世聞名。因為自然環境及民族特色的優勢，使其觀光旅遊發展性極高。每年都會舉辦的潑水節，被譽為「東方狂歡節」，吸引不少遊客朝聖。

熱帶雨林

熱帶雨林又叫做「地球之肺」，它源源不斷地供給全世界生命賴以生存的氧氣。熱帶雨林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，因陽光充足，氣候炎熱，雨量豐沛，故生物繁衍迅速。它不僅是地球半數以上動、植物的家，對全球的生態系統更有著重要的影響。

熱帶雨林除了孕育多種動、植物，也可防洪、防旱、保護水土，還能提供許多藥品和食品。現今四分之一以上的藥物都是從這兒提煉的，因此熱帶雨林有「世界上最大的藥房」之稱。

因具有生物多樣性，一些生存在熱帶雨林的原住民部落，發展出了特色各異的森林文化，使當地成為觀光的熱門勝地。

在溫室效應嚴重的現代，熱帶雨林穩定全球氣候、淨化空氣的功能尤為重要。它不但能有效維持水循環，為乾旱地區重現生機，還可吸收二氧化碳，調節地球暖化狀況，產生的氧氣更占了全球氧氣總量的四成左右。

此外，由於植物種類繁多，以木材為主的植物量占陸地總植物量的百分之四十，對人類的生活極具經濟價值。同時還具備自然防疫、消除噪音、除塵和過濾汙水等作用。

可惜人類不懂得珍惜寶貴的天然資源，大量砍伐熱帶雨林，以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，造成亞馬遜河流域的乾旱加劇，更加速全球氣候、生態、自然環境等的惡化。據估計，1999年世界熱帶雨林以每分鐘二十公頃的速度在消失。若人類再不積極保護熱帶雨林，預計2030年世界將無熱帶雨林。



稀有植物，例如沉香木、雲南肉豆蔻、黃果木、胡桐等。

雨林之內，濃蔭遮天蔽日，雖炎夏也覺清涼，空氣爽冽無比，是森林浴的好地方。這兒也是珍禽異獸的絕佳棲息地，例如亞洲象、印支虎、犀鳥、孔雀、黑冠長臂猿等，所以西雙版納不只是著名普洱茶區，也是保育類動物最後的家園。

殺君馬者道旁兒

遺憾的是古茶樹「樹大招風」，聲名鵲起，反而造成人們對它的「覬覦」，當「喝茶文明」還未無限上綱以前，古茶樹充其量只是雨林中數不盡的植物之一。但是「道旁兒」發現古茶樹的稀有和珍貴，開始拍手叫好後，「馬主」為了響應這一片大好形勢，就註定了「馬」的下場了。

據報導說，由於茶價太俏、貨源太緊，很多古茶樹甚至被直接砍倒，摘取鮮葉以應市場搶購。此外，更出現一種

生種茶樹和喬木一樣，又高又壯，那時採茶是要「登高」的，不小心甚至有性命之憂，山歌對唱，應是現代採茶人才有的閒情。

古月照今塵

相傳三國時代，諸葛孔明南征，至雲南猛海的南糯山時，可能水土不服，將士都染上昏睡病，後來，從當地土生土長的一种植物，摘葉煮水，飲後竟不藥而癒。據說這就是茶樹，當地人因此奉諸葛亮為「茶祖」，稱茶為「武侯遺種」，千載之下，猶為人津津樂道。

南糯山位於今天西雙版納一帶，地處雲南省西南邊陲，傣族語「西雙」是十二，「版」是干，「納」是行政區域，總面積一十九萬五千多平方公里。全區屬多雨潮溼、日照充足的熱帶雨林，而且「一山分四季、十里不同天」的多類型氣候，特別適合茶樹生長，不

但是世上所有茶樹原生地，迄今發現的四十七個茶樹品種，雲南就占了三十個，其中廿六個是當地特有種。

該區以兼有野生型、過渡型、栽培型等古茶樹聞名於世，最老的「巴達茶樹王」已有一千七百年歷史，是普洱茶重要產區，產銷紅火，茶價一日數改，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的諸葛武侯地下有知，應可含笑九泉而不致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吧。

欸乃一聲山水綠

至今南糯茶山上，依舊分布著長達百年，甚至千年以上的古茶樹，是西雙版納著名的茶區，各村寨都有先民留下的古茶樹林。樹齡至少百年，才有資格稱為古茶樹，通常分布於高度一千兩百公尺至二千五百公尺地帶，山路崎嶇，深入其中，立即感受原始森林活潑旺盛的生命力。除了古茶樹，本地還出產其他





普洱茶

普洱茶，源自雲南西雙版納等地，自古因「普洱」為主要集散地，故由此得名。雲南普洱古茶樹享譽國際，「世界三大古茶樹王」包括猛海南糯山的栽培型古茶樹，已有八百多年；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猛海巴達野生古茶樹；一千餘年過渡型古茶樹，則位於臨滄邦崃，均可謂雲南珍貴的活化石。

歷史上的普洱茶，專指以西雙版納「六大茶山」的大葉種茶為原料所製成的青毛茶，以及由青毛茶壓製而成各個形式的緊壓茶。隨時代的進步和生產條件的改變，現在普洱茶的製作工序及產品與過去皆有不同，但風格和品質的把關仍是製茶重點。

普洱茶因品質優良而名聲遠播。除了香氣和滋味極具魅力，一般認為它有治理腸胃、解油膩的功效。依中國、日本及法國的臨床實驗顯示，普洱茶對心血管疾病的保健頗有助益。



呈灌木狀，約五十公分高的新型茶種投入產銷，因種在臺地而稱「臺地茶」，不但產量高，而且摘採不受季節限制，以致很多古茶園被伐而改種臺地茶，「劣幣驅逐良幣」影響所及，有「活化石」之稱的古茶樹的未來，不免令人憂心忡忡。

茶與同情

2012年時，一群有心人，深入西雙版納古茶樹林，創立「雨林古茶坊」，與當地少數民族合作，專收古茶樹的鮮葉外，並在山寨中建立製茶坊，以最新鮮的茶葉及傳統手工方式製作毛茶，直接產銷，利潤不必假手中間商。茶坊且提供工作機會給當地茶農，茶農收益增加，自不必急功近利，雙方得以合理而永續的方式共同經營，間接地，也讓古茶園免於經濟學上所謂「一隻看不見的手」（市場機能、價格機制等義）的貽害。

「雨林古茶坊」的營銷總監陳軍日說：「茶農沒有利潤，就有可能砍樹轉作其他茶種，這是很可惜的事！」

但山區交通不便，如何運輸就是一大課題。他說，有一回天快黑了，他抄一條近路下山，不料半路遇上塌方，車子進退不得，因為僅容單向通車，旁邊就是懸崖了，而且車子前、後輪之間已經懸空，幸好幾位當地人騎摩托車經過，奮勇幫忙，終於脫險。經歷這次驚嚇，下了山，茶坊立馬出資把路修好。

德不孤必有鄰

里仁上架銷售古樹茶，除了支持「雨林古茶坊」的用心，相對地，也等於支持千里之外，那片彌足珍貴的雨林以及所有賴以為生的有情的存續。

喝茶是雅事，而背後影響所及，卻可能是一場生態浩劫。請大家飯後茶餘，一起為所有的「樹、茶樹、古茶樹」請命，以便「一壺普洱喜相逢」，青山依舊在、幾度夕陽紅。



綠蔭不減來時路

黃火明重返祖業 揮卻名利 輝耀山林

攝影■王聲榕



▲黃火明。

三十功名塵與土

歷 史上是否真有郭橐駝其人，或只是柳宗元為諷事而創造，藉抒懷抱，如今已不可考。不過，八代以降的我們，卻因此有幸拜讀大古文家的代表作之一。然而「現代郭橐駝」者，並祖孫三代輩輩相傳，以種樹為業、為榮、為生命旨趣，則不但

確有其人，而且確有其事。

故事，要從九二一那場毀天滅地的災變說起，埔里鎮民黃火明，見識到老天爺不賞臉時，何其可怕的威力，連最粗的樹木尚且攔腰折斷，遑論其餘。他想起小時候，和父親、祖父種樹的情景，他理解樹要長得高大，非有堅實的基礎不可，當然，不可抗拒的天災除外。一場巨變之後，去國多年的他，終於2010年回到心目中永遠的故土，舊業重操，希望以豐富的經驗和依然有力的雙手，致力恢復大地生機。

種樹於他，已從早年的職業，變成



今天的志業，黃火明毫不眷戀地收拾了三十年在外地打拚的成果，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，「現代郭橐駝」果然跟「歷史郭橐駝」先後輝映，留下「種樹者」千古不墜的美名。

吃苦當吃補

黃火明說起早年祖父在埔里開墾的往事。那時農家都以種田為生，莊稼之餘，再幹點零活（如幫人種樹）等，以補貼家用。但他們家幹得太「專業」了，別人「汗滴禾下土」，他家卻到處種樹，所以受很多人嘲笑。

「種樹做什麼？又不能當飯吃……」

被懷疑的不是「技術」而是「智商」。但今天，凡日月潭周邊的老梅

樹，清境農場以及霧社周邊的櫻花及槭樹等等，都是他小時候跟著家人，從埔里一路埋頭苦幹的結果。兒時的黃火明跟著父親跑遍林地，除了上山除草，還要學習種樹、移植等技術。春夏，是萬物勃發的季節，需除草、剪枝，作基本維護；秋冬，林木進入休眠期，則需移植、嫁接，以防寒過冬。父親要求嚴格，無論是斷根、包土球、綁三腳架等，都要仔細扎實，不能虛應故事。種樹是「技術活」，也是「體力活」，除了專業知識，還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氣，否則光是除草，就有你做不完的惡夢。

浪子的心情

「山脊上的陵線，是植物最難生長

的地方，可為了延續生命，再惡劣的環境，松樹也會想辦法活下去。」黃火明虔誠地讚歎松樹，「千年松，萬年柏」，大樹和小草一樣，豁朗了他的胸襟、果決了他的意志。後來他蓋工廠、做生意所以奮鬥有成，除草除出來的堅毅，功不可沒。現在想來，滿感謝他爺他爸，要不是拜他們之賜，給了這門「世襲」行業，今天的他，應不至於和樹還在「糾結」。

帶領一群早起的登山客，來到埔里的谷地林間。「不用言語，只要閉目傾聽，用心與山林對話。」黃火明傳授森



林浴的祕訣，用肌膚感受陽光的威力、用感官體驗森林的奧祕。「走一趟林間，讓心靈沉澱，用心去感受森林的奧祕，人生的疑難雜症，似乎都可以得到



解答，因為心改變了。」繁華落盡，策馬入林成了浪跡天涯的他最終的選擇，雖無馬可策，用想像的也行。

無邊落木蕭蕭下

一場無預期的災變，能改變多少生命原本充滿預期的一生呢？柳宗元筆下的種樹者，隱喻「樹」木，猶如「樹」人，兩者的精神是一致的。現代埔里人黃火明同款種樹，不同款的是不預期於預期，就高度與角度而言，雙方似同而實不同，而經營規模如黃火明祖孫三代者，「質量」上，可能比較接近杜甫「無邊落木」的意境。

樹木，終要落葉，落葉，終要歸根，了知生命無限、無常、無自性的道理，則不論現前、當來，唯把握暇身，盡力修善而已，這應是種樹大半生並且正努力學習《廣論》的黃火明所體會的道理。至於顯相界的無邊落木，就讓它輕輕落在你我無邊的夢裡吧！



聽，山林在呼喚

請你自然一點

「這是去年的崩塌，這是前年的崩塌……」

種樹達人黃火明，常扮演自然界的「救援投手」。「九二一」埔里受創慘重，加上山林陡峭，降雨量大等等，「走山」情況普遍，當自然不再安於「自然」，就是黃火明上場的時候了。

「只有我這個傻瓜會去崩場地點撒樹的種子。靠自然的力量會長回來，若再加一點人為的幫忙，就更棒了。」

經常遙望天邊的他，不是看風景，是看山勢，發現哪裡「蠢蠢欲動」，他就以自然之道，還治自然之身。雖然看起來，好像徒勞無功，但不變的是他「愚公」一樣的精神。大禹治水，黃火明治山，古今不同、對象亦異，唯如何折衝於自然與非自然之間，卻是人類永恆的課題。

神祕背包客

古代愚公，是否只「移山」而不爬山，歷史沒寫，但山不向你走來，只好你向山走去，且不是「直直走上去」，而是拐彎抹角，哪邊不涼快哪邊去，山都不是山了，路就不必是路。

這一天，黃火明找了五個人，六人共乘一臺貨車，停靠山腰後，先兩人一組攻頂，爬到山脊上，再翻到另一邊去。然後播撒松柏之類的種子，或將帶去的小樹苗一一栽上。種子是他平常就收集在背包裡，每一個都藏著特殊的生命密碼，安靜等候屬於它的因緣時節，

黃火明說他喜歡當世上最特別的「背包客」，感覺上，好像要去幹什麼祕密任務一樣刺激。

「我就像鳥一樣，東啃西啃，然後播種。有時也透過風吹、雨淋等媒介傳播種子。」以「鳥人」自居，除了不會飛，卻是滿恰當的比喻。

「春分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氣，」黃火明說：「選擇對的日子做有效的時候，比較容易成功。」這些話應該背下來，是他多年種樹的心要，何況不只種樹，現代「管理學」的精髓，也不外如此。

春城無處不飛花

無私的分享，還包括和暨南大學的櫻花緣。約從四年前，黃火明捐贈了二百零八株櫻花樹苗開始，由林地直接移植過去，他和三百多位義工一起冒雨進行，印象特別深刻。位於埔里的暨大，占地一百五十公頃，擁有千棵左右櫻花，是中部賞櫻勝地。

「每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，櫻花樹一定不負眾望地賞臉開花。」

黃火明愛樹成痴，承辦暨大賞櫻盛會可謂實至名歸。斯時也，一群同好齊聚櫻花樹下品茗、論茶，揭開「櫻花茶會」的序幕，賞花當及時，因為櫻花花期不長，僅數週而已，等到開花率達八成，就是它「落英繽紛」的時候了。難怪日本有所謂「櫻前線」，專門追蹤及



報導各地櫻花的開花情形。埔里群山環繞，鳥語花香、氣候宜人，應是中部地區賞櫻的首選。

如今，黃火明除種樹、種茶、種咖啡外，並積極參與各式茶會，推廣有機茶是他目前的重點工作，忙碌之餘，品茗賞花，慰勞一下辛苦的自己，嗯，挺不錯的。



木麻黃的天空

圖■吳日輝、程禮怡提供

吳日輝海岸種樹 重現記憶裡的風華

水是故鄉甜

雲林是農業大縣，但面對臺灣海峽的臺西鄉民，卻意外地既不能「靠山吃山」，也不能「靠海吃海」，原因是無山可靠，也無海可討。每年入冬後，在俗稱「海口風」的東北季風肆虐下，大半年時間，只能望洋興嘆。強風唯一帶不走的，就是鹽分特高的海岸大地，而下不了

地，更出不了海的臺西人，與天爭、與地爭、與人爭，便成了他們祖祖輩輩的宿命，唯一能與老天抗衡的「經濟作物」，只有強悍如當地民風的木麻黃了。

望鄉，是正港臺西男兒吳日輝常年謀生於外地後，特別想落葉歸根的主因。但物非人是，小時候到處可見的木麻黃，不敵時代變遷，逐漸被水泥與鋼筋為主的版圖取代。故鄉，竟比他去鄉之



日還荒蕪。吳日輝不禁想起國中時，不辭往返六公里之遠，每天騎單車上學。記憶中，樹幹粗大的木麻黃聳列路邊，樹冠相疊，宛如一條條綠色的隧道，為路人提供適切的蔭蔽。尤其夏季，暑氣逼人，一入「隧道」霎時降溫，特別清涼舒適；到了秋冬，狂風驟起，隧道又能降低風的勢頭，行路其中，別有一種被保護的安全感。

春風不度玉門關

吳日輝國中畢業，就步上鄉民前輩出外打拚的後塵，經歷過水電工、房仲業和保險業業務等工作；生活，儘管老了歲月 and 青春，對故鄉臺西，卻有不改的依戀和感情。有一回返鄉，赫然發現馬路變「寬」了，而他心目中兼具舒適與安全的綠色保護網，卻消失了。望著光禿禿的道路，他錯愕不已：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頓時，彷彿連天空都灰暗起來，心裡異常落寞。

雖然木麻黃「顏值」不高，無羞花之容、閉月之姿，卻是抗鹽性超強的植物，不論多酷烈的風吹、雨淋、日曬，彎得了它的枝幹而斬不了它的生機，任何告急的綠色前線，都有一種植物負隅頑抗，它們像戰場的哨兵，拚死守衛大西部沿海地區免於狂風破壞和海浪侵蝕。這是何以四十多年了，木麻黃曾蔚然成林的臺西地區，所以讓吳日輝回憶

起來，依舊鮮明如昨的原因。

讓海風拂過綠意

2014年，首次聽說慈心基金會要在臺西海岸種樹的消息，吳日輝簡直不敢相信：「怎麼會有基金會願意到海邊種樹？那是多麼艱鉅的任務啊！」

不過，這正是他最期待的一刻。第二年他撥空返鄉，想休息身心，恰好雲林沿海廣論班開課，他很歡喜地報了名，且與廣論同學全力參與種樹活動。先是種喬木的種子，期待來年發芽、茁壯。當天的活動結束了，但種子還沒種完；第二天，他獨自一人把剩餘的種子，全





▲吳日輝。

部種到地裡；盡心盡力的態度，令主辦人員感動不已，加上他臺西人的背景，於是力邀他加入基金會志工行列；2015年，他決定在家鄉多停留兩年，以更多時間投入海岸種樹計畫。從此，吳日輝每天為「收復河山」而忙，無論寒風烈日都甘之如飴。

他說：「剛開始種樹，體力上的確有點累，不時腰痠背痛，但奇特的是，無論身體再累，隔日照樣做得起勁。」別人好奇他哪來的能耐，「因為種樹是很好的事！雖然身體疲累，心裡就是不累！」

一心想重現昔日防風林盛況，人不堪其苦，於他來說，卻是快樂的活水源頭。

為伊消得人憔悴

臺西海岸原用細竹子做的防風籬，經過多年已經脆化。種樹的第一年，連續幾個颱風來襲，防風籬全倒，維修費用堪稱「不菲」。大夥傷腦筋之際，吳日輝卻主動說：

「我們自己來修。雖然不曾修過圍籬，但想想應該不難吧！」

於是，動員多位雲林地區廣論同學，一起合作。僅月餘時間，就把倒下的圍籬一一修復，省下為數可觀的費用。不堪修復者，則改用防風網。風起時，防風網恰恰以柔克剛，遇到更強的颱風，則收網或以折半方式屏擋地上物。受風面小，相對減輕損害程度。

缺乏灌溉用水，是另一項重大考驗，颱風及梅雨季的雨量，不敷小樹苗所需。匯合專家意見，基金會決定以自來水補不足，但接管長達一點二公里，水壓夠嗎？只好把加壓馬達、抽水機都列入採購之列，所幸吳日輝以他水電專業，判斷並證明自來水來源的加壓馬達，已足以送水，不必添購設備。接下來，採用粗或細水管，又是一門學問。多數人認為粗的好，因粗管運送的水多。吳日輝的看法恰恰相反。他說：

「採用細水管，只要少許壓力，就可將水送到遠處，若是粗水管，則需較大壓力，才能送水過去。」這又是一個關



鍵而適時的抉擇。

即便如此，但種下一千棵羅漢松，存活率卻只有一成，經專家檢測土壤，發現部分區域鹽分太高，於是深挖溝、猛灌水，以降低鹽分，讓全區都適合種植。

回首來時路

不到一年時光，荒冷溼地開始冒出綠意，原先僅五十公分的木麻黃樹苗，已長到兩公尺高，都需要抬頭「仰望」了。大家驚呼連連：

「這真的是我們種的嗎？長得這麼快，我都不認識了！」

臺西人的吳日輝聽在耳裡，一定特別開心。浩瀚的大海、單調的海岸，經常看他一人巡護這些綠色瑰寶，會不會感到孤獨呢？

「當我投入這件事時，日常老和尚好

像一直在海岸的上空關顧著我，不會孤獨，反而有一種寧靜的感覺。」

目前臺西海岸已植樹兩萬多棵，包括木麻黃、馬鞍藤、濱刀豆及灌木屬的草海桐、厚葉石斑林、苦荬香等適合海邊多鹽分的植物。吳日輝想起幼時，這塊土地種植很多農作物，例如：地瓜、花生、西瓜、甘蔗等，而且長得很好。

「這兒可能鹽分較重、水分較少、風較大等，卻讓植物為了生存，發展出更豐富可口的內容，或許環境比較惡劣，生命力卻多一些韌性、抗壓性等。」

他逐漸體會，沒有所謂「不毛之地」的道理。「會出現不毛之地，是人們對土地不了解。每塊土地都有它的特點，植物也有適地性，只要選對樹種，沒有種不出東西的土地。」如今，春風又綠臺西岸，如果木麻黃再蔚然成林，必能重現他記憶裡曾有的風華！



福人·步道·山櫻花

游政儒為鳥兒撿拾幸福的種子

攝影■王聲榕

心遠地自偏
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」，以此形容臺灣的登山步道，貼切且充滿想像空間，對於不想大作文章的健行人士，小山小水足矣，何況步步高升，「攻頂」之後，還可以睥睨四顧，享受「居高臨下」的快意，這是山友們樂此不疲的原因，也只有「行

遠必自邇」，願意放下身段的人才能體會。難怪從董事長到引車賣漿者流，皆絡繹於途矣。

相對於山岳的偉岸，一蹴可幾的步道客心情是閒適的，步履是從容的，唯需做好「悠然見南山」的準備而已。至於所謂「終南捷徑」則可遇不可求，倒不如「信步入荒陬，忘卻長安路」，凡塵濯盡，其樂何如，何必名山吾廬哉。



▲游政儒展示他為鐮刀自製的護套，左為妻子陳錦淑。

雲滿空山鶴未歸

北臺灣千百條步道，「福人」是後起之秀，位於桃園楊梅，海拔約三百公尺，從軍事管制區開放不久，步道「硬體」尚屬原始，被踐踏的路痕半舊不新，叉路又多，不熟的朋友可能需丟銅板，卜正反以決定去向。游政儒和太太陳錦淑不必丟銅板，因為他們家就住附近社區，摸黑都可以走完全程。

夫妻倆是福人步道忠實的常客，只是游政儒一直納悶，何以「滿園春色關

不住」的野生林區，卻聽不到吱吱喳喳的鳥叫。對比詩人王籍的「鳥鳴山更幽」，一座山，即便是小山，居然杳無鳥跡，這還能算山嗎？是否缺乏鳥類喜愛棲息的樹種所致，的確值得關心。游政儒決定挽袖為鳥兒謀福利，步道興亡，在此一舉，凡我山友，豈能置身事外。

相看兩不厭

游家院子，就有一棵山櫻花，每年春來，必綻放一樹的嫣紅，他跟幾位山



▲游政儒收集的種子，正是來自庭院這株山櫻花。

友提議：「我們來種山櫻花吧！它的果實可以吸引鳥來啄食。」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，他收集自家的山櫻花種子，洗淨、曬乾、冰鎮一年後，沿山路播撒。

「種不活的啦！」山友們看了，沒有不善意規勸他，因為光禿禿的泥土路，相對風大、水少的關係。「試試看！」游政儒總是笑笑地回答。

不料兩年後，居然真的冒出第一株山櫻花的芽苗，夫妻倆喜出望外，興匆匆地沿路尋寶，「這裡有一株！」「快看！這裡也有！」回家後，兩人趕緊為這些嬌客做標示牌「山櫻花，請愛護」，以免被粗心的過客踐踏。雖然歡喜，而更艱鉅的護苗工作才要開始。游政儒成了「無給職」長工，趁老伴健

行，他常做到陳錦淑山南山北都走完了，他才收工。

人面「櫻」花相映紅

幾年寒暑考驗下來，山櫻花一株株長高了。有些缺乏日曬，長得比較矮小；條件好的，已經跟人一樣高，或一枝而獨秀，或排排如行伍。游政儒視情況調整間距，以免過於緊密而影響發育。陳錦淑說：「這些株苗，要是沒人照顧，大概也活不長。」除了「本業」護苗之外，他還主動清除路旁雜草，以利行人。

在他的感召之下，山櫻花普遍獲得山友的關愛和支持。每有人發現新的花苗，還會仿做名牌，上面寫著：「山櫻



▲期待不久的將來，綠蔭山路有紅櫻相視。

花耶，讚！」還有人以嫁枝方式，嘗試人工培植。而當初不看好的山友，也紛紛改變態度。如今，向新來的山友介紹游政儒時，大家會說：「這位，就是種山櫻花的人。」

「世上不乏美的事物，只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而已。」最後，謹以這句話向游政儒夫妻以及為我們帶來無限美景的山櫻花致意。